

WANGSHI  
YOU ZONG

# 往事有踪

曲世勃  
著

我的收音机记忆

难忘的老电影情怀

我的绿皮列车情结 被遗忘的宁夏老地毡

国人缘何热衷收藏

宁夏 第十卷 溯源考略

消失的建制

星光永远闪耀

神奇的贺兰山根艺

宁夏

奇石收藏点滴

羊脑笺与

传播

WANGSHI   
YOU ZONG

# 往事有踪

曲世勃  
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宁夏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往事有踪 / 曲世勃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 
2015.12

ISBN 978-7-227-06224-0

I. ①往… II. ①曲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09257 号

---

往事有踪

曲世勃 著

责任编辑 陈 浪

封面设计 张 宁

责任印制 肖 艳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 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[renminshe@yrpubm.com](mailto:renminshe@yrpubm.com)

邮购电话 0951-505210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0079

---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160 千字

印 数 2000 册

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6224-0/I·1598

---

定 价 4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目录

## ◎ 我的收音机记忆 / 01

说起收音机，就像现在人们对 4G 手机一样有着太多的期待和故事了。我喜欢收音机，因为那里有我快乐的童年，有我青春梦想。我喜欢收藏收音机，因为它是我生活的珍爱，它有我难忘的青春记忆和岁月的回声。

## ◎ 难忘的老电影情怀 / 11

回味老电影犹如有过一场美丽的恋情，虽时间久远却有一种鸳梦重圆的温馨，记忆依然是那么刻骨铭心。我爱老电影，因为老电影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，它不仅根植于那一代人的心理，而且铸造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。

## ◎ 我的绿皮列车情结 / 29

在许多人眼里，火车与汽车、飞机等交通工具相比，似乎更具古老的机械质感。火车所承载的是一段漫长的旅程，虽然旅途中有嘈杂和辛劳，甚至还有危险，但是火车所背负的希望一刻也没有停止，并坚定的向着梦想前进。

## ◎ 被遗忘的宁夏老地毯 / 43

说到中国地毯，不能说宁夏，更不能没有宁夏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清时期是我国地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而宁夏地毯正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。宁夏地毯缘何失去了昔日的历史光环，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呢？

## ◎ 国人缘何热衷收藏 / 55

如今收藏之风正在民间风生水起，如此疯狂的艺术品拍卖市场，如此热衷艺术品投资的国人，这是怎么了？是单纯为了投资吗，是文化消费吗，还是钱多得无处营生？收藏是人的天性，玩的是文化，体会的也是文化。

## ◎ 宁夏“第一瓷”溯源考略 / 83

谈到宁夏瓷业，都知道石嘴山制瓷在宁夏最早，并有着西北“第一瓷”的美誉。那么，宁夏最早瓷厂的原址究竟在哪？如今又是什么状况？恐怕知道的人寥寥无几。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我们踏上了寻找宁夏“第一瓷”的溯源之路。

## ◎ 消失的建制 / 95

遥想当年的那些人和那些事，好似久违的老电影不停地在我脑海中闪现。每当太阳升起而又夕阳落下之时，晨曦下的矿山显得是那么清新和宁静，而暮霭中的矿区又透着许多的炽热和柔情。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。

## ◎ 星光永远闪耀 / 129

我写这篇文章，绝不是一时有感而发。完全是在平日读书时，发现众多逝去者与幸存者的命运原来如此紧密，他们不凡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昔日的光荣与梦想，成败与荣辱，到如今都已成为飘逝的往事，谁还记得他们。

## ◎ 羊脑笺与佛教传播 / 155

2015年4月，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一件中国明代郑和《发心愿》羊脑笺写经本。且不说郑和《发心愿》羊脑笺写经本的文物价值和珍贵程度，也不论是否与国家正在研制的“一带一路”国策恰逢天时。单说羊脑笺，史上羊脑笺写经本又有何意义？

## ◎ 民俗背后的商机 / 167

用老辈们的话说，人活着要有“讲究”。其实这个“讲究”就是民间风俗。民俗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积累和嬗递，是一种无形的民间文化资源。民俗经济为何是最具活力的商业载体，需要人们重新走进民俗，去感受民俗，并从中认识和了解民俗的商业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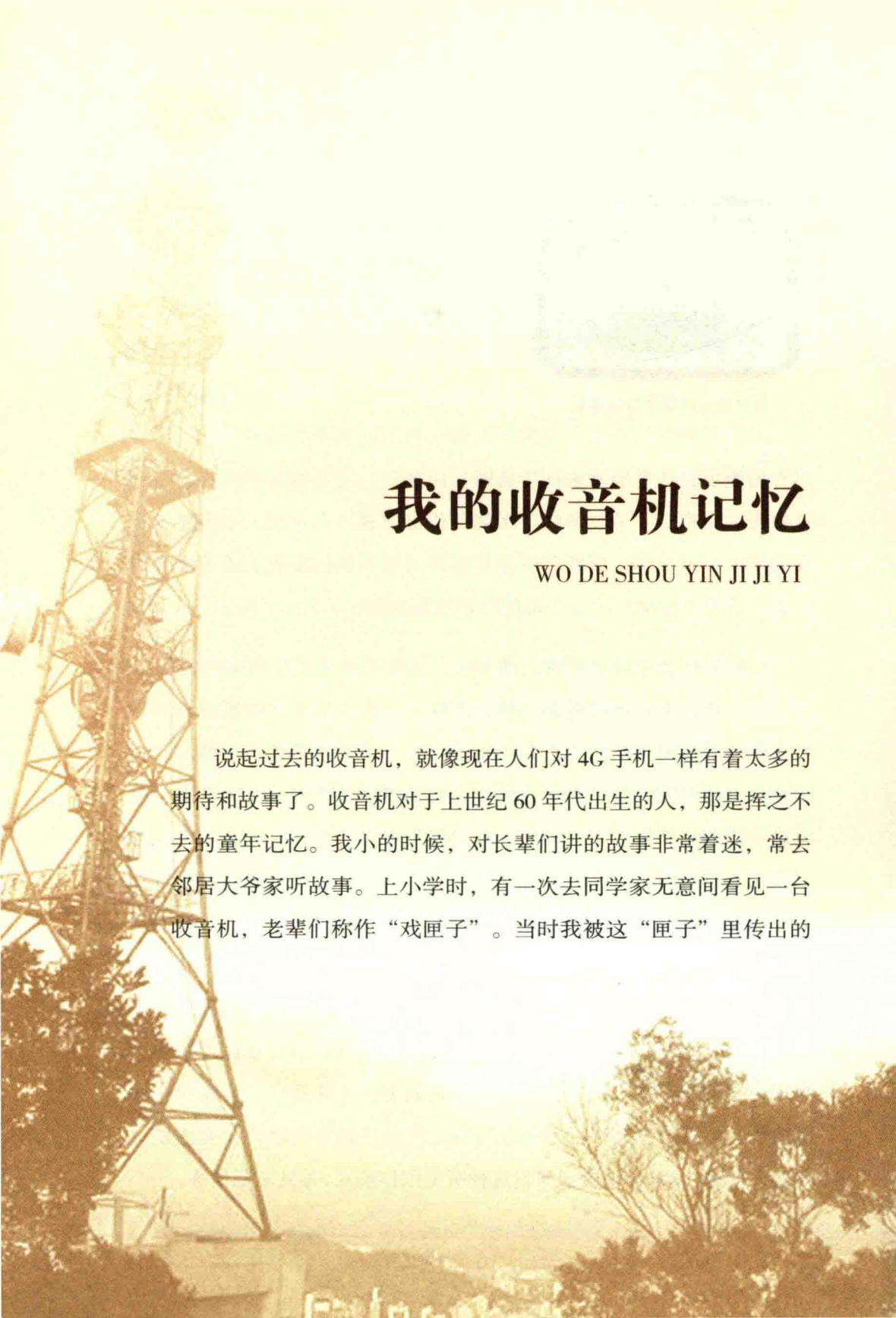
## ◎ 奇石收藏点滴 / 183

我对奇石最初的认识，源于邻居家的盆景。记得那是一件山水盆景，不仅有翠绿的草木，还有怪异的石头。当时还不能理解这件盆景的真正意境，但那块奇特石头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尽管那时对奇石仍一知半解，但从此我便与奇石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## ◎ 神奇的贺兰山根艺 / 201

贺兰山根艺是一朵新奇葩。其大多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大山深处，并多在奇险之处扎根。那里的土壤环境干燥、瘠薄且多碎石。正是这种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，才造就出贺兰山根艺所独有的神奇之美。





# 我的收音机记忆

WO DE SHOU YIN JI JI YI

说起过去的收音机，就像现在人们对 4G 手机一样有着太多的期待和故事了。收音机对于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人，那是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。我小的时候，对长辈们讲的故事非常着迷，常去邻居大爷家听故事。上小学时，有一次去同学家无意间看见一台收音机，老辈们称作“戏匣子”。当时我被这“匣子”里传出的



国产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

声音所吸引，于是经常去同学家听“广播”。刚开始去小朋友家主要听“小喇叭”节目中的孙敬修爷爷讲故事。有一次，小伙伴在搜索电台节目时，居然收听到了电影《看不见的战线》的录音剪辑，其惊喜程度绝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。

在那个文娱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，能够在收音机里听到电影录音，感觉就像在家看电影一样，是件十分快乐的事。电影录音配上电台著名播音员生动形象的解说，对于我们这帮孩子来说，较之看电影对剧情的了解更透彻，人物理解也更准确。每次收听电影录音剪辑节目，心中都有一种期盼和遐想，而且余味久久难以散去。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收听译制片电影录音剪辑。译制片原片配音演员一般都参与电影录音的二次创作，要么以第一人称解说，要么以第三人称出现。我至今还记得译制片《简·爱》的录音片段，片中主人公罗切斯特深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，简·爱甜美而又坚定的话语，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时光荏苒，我现在还记得那些老配音演员的名字，如李梓、邱岳峰、毕克和丁建华，电影录音剪辑的解说词写得非常好，都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名人撰稿，非常合乎录音剪辑这种听觉创作形式，并且文笔精练，



表现独到。每次播放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恰巧赶在饭点，家里催着回去吃饭，但我总是不愿离去，一直等到节目播完才回家。有时候为听广播，我甚至站在别人家的窗外听。

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，我最羡慕有收音机的人家，非常渴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。当时每家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，尤其是在矿区，一般单职工家庭居多，家里孩子少则三四个，多则六七个，每家的口粮都有定量，普通人家是买不起收音机的，即便省吃俭用攒了些钱，也不会在这方面有消费。那个时候的孩子基本没有什么玩具，不像现在的孩子不仅玩具多，而且还有家长陪着去学各种技能。现在的孩子物质条件是好了，就是压力大不快乐，没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。

那个年代虽说物质生活差点，但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快乐的。父母们每天忙于工作和生计，家家的孩子基本都是“放养”的。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，当然也包括学着做简易的半导体收音机。我的印象中是去五金店买一个二极管，然后缠一个线圈，再去矿上找一个旧的电话听筒芯就成了。能出声算是做得好的了，就是杂音大，只能收听一个台，但已经很满足了。上中学的时候，我父亲用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三波段的飞跃牌收音机，家里人跟过年似的甭提多高兴了。每天中午放学回家，我和弟弟妹妹们每人盛一碗饭围在收音机旁听刘兰芳



民国时期电子管收音机



“号角”牌收音机



“东风”牌收音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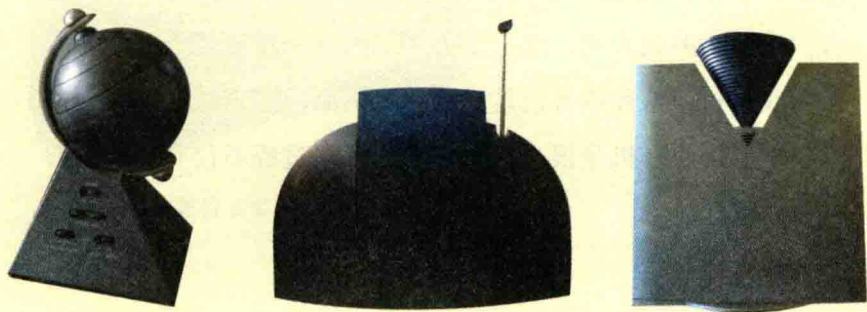
播讲的《岳飞传》。收听评书是那个时期同学们课间谈论最多的话题。

那时同学们的课外读物很少，收音机就像是一部百科全书，深深的影响着我们。正是因为常收听广播，我才第一次知道《阅读与欣赏》这个广播节目，并让我对中外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收听这个节目就像跟不见面的文学老师在交流，知道如何赏析中外文学名著。《阅读与欣赏》这个节目的撰稿人，当时都是社会上非常著名的学者，比如：叶圣陶、周汝昌等。一个西部偏远小矿区的孩子，能在家里听到当代文学家的声音，确实是件非常幸运和惬意的事，而这都源于家里有一台收音机，收音机真是我离不开的良师益友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我终于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。每天早上起床伴着《新闻与报纸摘要》去洗漱，中午吃饭时守着《评书联播》到午休，晚上休息时听着《今晚八点半》至深夜。我甚至在出差和外出学习时都带上收音机。有次外出回来给父母也捎了一台收音机，我的母亲至今还在使用着。收音机成了我的生活必需品，收听广播成了我的生活习惯，而且这种习惯至今也没有中断过。

随着电视机和电脑的日渐普及，收音机开始陆续退出人们的生活需求。而我也由于工作等原因，渐渐疏远了那往日生活的“最爱”，以至于几次搬家都险些丢掉那些收音机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我开始整理过去使用过的收音机。当时根本没有收藏的意识，主要是感觉这些收音机有我成长的影子，有我生活难以忘却的记忆，才不忍丢弃，至于如何去收藏并没有过多的考虑。记得有一年，我在报上看到“人民广播 50 年”的纪念文章，才萌生收藏收音机的念头。刚开始收藏的时候，主要以买新的半导体收音机为主，半导体收音机体积小，样式多，不需占用家里多大空间，而且价格也能负担得起。那时我常去小家电市场转悠，碰到有新样式的就买回来。后来，我不满足于本地淘弄，常利用外出的机会买了不少样式各异的收音机。有螺旋型、海豚型、笔筒型和地球仪型等。我还比较喜欢收藏“文革”时期的袖珍收音机，如“东风”“号角”牌袖珍收音机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在徐州出差学习，晚上去一位朋友家探望，看见朋友家摆放两台电子管老收音机，样式古朴并制作考究，外壳还是胶木（绝缘木）做的。过去我从没有见过，打问后才得知这两台收音机分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和德国生产的。原来是电影厂里的道具，后来被朋友搞到，不过现在这两台收音机已是我的珍藏了。



异形半导体收音机



牡丹牌晶体管收音机

从那以后，我改变了只收藏半导体收音机的想法，开始逐步扩大收音机的收藏范围，并特别注重收藏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收音机。我收藏收音机，不是简单地为收藏而收藏，而是因为一种岁月的情结，一种对往事的眷恋和感怀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收藏收音机从不刻意索求或按图索骥，而是顺其自然，随遇而求并量力而行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比较多，每到一个地方公事办完以后，我总喜欢去一些地摊或旧货市场转悠，往往出人意料并收获颇丰。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，在东城区的一个旧货市场就淘得一台北京无线电厂于20世纪70年代专为地质勘探队员生产的牡丹牌晶体管收音机，这台收音机功率大，一号电池就需要六节。还有一次我出差到大连，晚上出去溜达时在马路地摊上发现一台模型收音机，这种收音机是厂家正式出品前制作的样品机，能淘到这样的收音机是很难得的。我的收藏过程不仅有喜悦，有甘苦，也有遗憾。





美国通用公司生产的收音机



美国早期索诺拉牌收音机



德国兰宝牌收音机





美国“真力时”牌收音机外观



美国“真力时”牌收音机

有一年，我随自治区文化代表团到台湾参观访问，在一个卖场里看见一台 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产的电子管收音机。当时跟店铺老板说了许多，对方说是自己用的不卖，我甚至把随团的台湾导游请来劝说都于事无补，遗憾之情久久不能平复。还有一年的五一节放假，我应邀去兰州参加黄河奇石博览会，发现一台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产的“波罗的海”牌电子管收音机，打算返回时再去买。谁想等到我再去看的时候，已是人是物非，心里懊悔不已，以至于多年后仍觉遗憾。这么多年，我曾去过许多地方，但是再也没寻到这种机子的芳踪。看来我与这种收音机只有相遇之缘，却无收藏之实。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现在喜欢收藏的朋友越来越多。其实收藏也是一种文化，不管你喜欢收藏什么项目，都需要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。但要淘到好的藏品绝非易事，不是功课做足即可那么简单，还需要耐心和机缘。有一年，我在北京报国寺参观的时候，看见一家店铺里摆放着一台外形类似旅行箱的电子管收音机。它的外壳为黑色，盖子打开就是一台收音机，关上就是一个旅行箱。这是一台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产的旅行式电子



半导体收音机生产模型

管收音机，体积硕大，旋钮和指针都是黄铜做的，品相很好。经过一番讨价，我买了回来。有一天闲暇在家，我在翻阅《张学良口述实录》这本书时，发现插图上的收音机跟我淘得的一模一样。当时非常开心，这算是我最得意的藏品了。

伴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，过去一些传统的手艺正在逐渐消亡，如：修钢笔、演木偶和杂耍的等。两年前，我还能把淘得的老收音机送到一位老师傅那里给看看，有些零件老化，老师傅还能帮我修修或是安装个替代件。今年春节我得知老师傅去世了，往后再想找一个懂得电子管老收音机维修的人恐怕很难了。现在那个能懂我和帮助我的老师傅走了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他姓李，都管他叫李师傅。我很怀念他帮我维修收音机的那些往事。

生活是一种文化的延续，收藏是生活的一种记忆。宋代学者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中写道：“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。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。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……”是啊，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钟爱，应该有自己的喜欢做的事。收音机从使用器到收藏品，见证的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化。我喜欢收音机，因为那里有我快乐的童年，有我青春的梦想。我喜欢收藏收音机，因为它是我的生活的珍爱，有我成长的痕迹和岁月的回声。

2007年5月



# 难忘的老电影情怀

NAN WANG DE LAO DIAN YING QING HUAI

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电影。那个年代不仅孩子们这样，大人们也是如此。看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期盼的事，除了跟着家里人去电影院观看，大多是结伴去看露天电影。那时能经常到电影院看电影是件很“炫”的事，但这对普通家庭